

有些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交于他人，甚至一个时代。

琉璃时代

崔曼莉

著

作家出版社

琉璃时代

崔曼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琉璃时代/崔曼莉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3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15 - 3

I. 琉… II. 崔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2314 号

琉璃时代

作 者: 崔曼莉

责任编辑: 王婷婷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插 图: 蔡 震

作者摄影: 张罗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430 千

印张: 27.7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15 - 3

定价: 3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2004年的春天，我的外婆病重住院。她是个九十四岁的老人了，离开是必然的。在她住院的那两个月里，她的子女们都不分昼夜的陪伴着她，而作为她第一个外孙女，我却因为工作，不能到医院陪床。我日夜加班，在完成一个项目。我觉得她不会那么快就离开的，她的身体多么好，她多么慈爱，她再等一等吧，只要我手上的工作结束了，我就去看她。

四月末的一天，我请好了假，来到了医院。外婆已经不认识人了，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。我和舅舅聊了一夜的往事，包括外婆的，包括她的父亲的，种种追忆不可过往，而今日之人，亦令人神伤。大约早上七点多，舅舅去楼下买早点，护工也下班了，我一个人坐在外婆身边，突然，我看到她的表情变了，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灵感应，我猛地跳了起来，冲出了病房，用变了调的声音嘶声大喊：“医生！医生——”

医生和护士们冲了进去，我独自站在住院部的走廊上，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，这是外婆的最后一夜，也是她最后的一个清晨。二十分钟后，医生走了出来，他刚要说话，我便点了点头，他默契地保持了平静，朝旁边挪了一步，让我走了进去。

我注视着外婆，她已经走了，接着护士问我，需要找人帮她擦洗身体，整理遗容吗。我说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护士默默地帮我打来一盆热水，和我一起帮外婆脱去了衣衫。她就像一个巨大的婴儿，无声地躺在病床上。我仔仔细细地帮她擦洗着身体，她的身体还有一点温度，但是有点僵硬。她一共有四个儿女，还有多个孙子孙女，她一定帮她所有的孩子们都洗过澡、穿过衣。我何其有幸，能在她人生最后的旅程，为她洗一次澡、穿一次衣。

我何其不幸，在她人生最后的几个月，只陪伴了她最后一天。

我犯了一个不能挽回的错。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那么什么工作能和外婆相比，让我在那两个月中，不能时时地探望。

两个月后，同样九十高龄的外公也离开了人世。这两位生于民国、长于民国的老人，带着他们一生错综复杂的故事，带着他们一生给我的关爱，离开了我。

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经常想，什么时候好好地采访一下外公外婆，详细地问一问，那个年代里都发生了什么。不要在过年的时候，或者家庭聚会的时候，听他们讲故事，而是仔细地采访，详细地询问，用创作的态度，把他们的资料收集起来。

多么好的想法，可惜我没有做，因为他们太健康了，他们的身体太好了，我一直觉得他们能活一百岁，不，也许是一百二十岁。他们怎么会死呢，他们应该不会死啊。

我想起外婆一看民国的电视剧，便会说：“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穿衣服的，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。”我想起外公说：学生学生，就是一生都要学习。我想起外婆的父亲作为第一代同盟会会员，阻止外婆裹足，并毅然将她送往女子学堂。我想起外公的舅舅作为民国最后的中央法院院长，也没有能够让外公去往台湾，他因为外婆留在了大陆，并且用一生的时间，去追寻他书法艺术梦想。

我想起了太多太多，我在心里默默的发誓，我要写一部真正的民国小说。无论是精神气质，还是一穿衣、一吃饭，都是外公外婆那个年代里的民国。我要为他们还原，要为他们，还有很多在那个乱世之中敢于坚持自己，敢于直面人生的人们写作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从各个渠道收集着民国方面的资料。从图书、报纸、杂志，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，到很多关于民国的论文、图片。我的新书柜里堆满了民国方面的资料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终于占满了半个书柜。从2004年的夏天，到2005年的夏天，整整一年时间，无论多忙，我每天抽出两个小时阅读资料，接着从2005年到2006年，每天写作两个小时，就这样，《琉璃时代》第一稿完成了。

可惜，我不满意。小说线索众多，人物众多，加上历史背景复杂，对我来说，有一定的难度。怎么办呢，我决定把它全部删掉，从第一个字开始，又用了一年时间，写完了《琉璃时代》的第二稿。

可我仍然不满意。

朋友劝我可以联系出书了，可是我想，出版的目的，除了为一桩心愿，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者，为读者送上一本自己满意的作品。如果我都不满意，出版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不过就是每天牺牲两个小时的休息。我已经写了六十万字，还在乎再多写三十万字吗？我决定再次废稿，重写《琉璃时代》。2007年夏天到2008年夏天，又是一年，《琉璃时代》第三稿完成了。我有了一些满意。

2008年七月到九月，我的写作休息了两个月。一个人喜欢干什么就会上瘾，每天不写点什么，我实在难受。这时，一个戏剧性的事情出现了，因为陈永正先生突然宣布离开微软，很多IT行业的朋友劝我写一部他们的故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决定玩一把票。于是化名“京城洛神”，在网上开贴写了职场小说《浮沉》。

我并不认为《浮沉》会引人注目，把它放在网上，也是为了便于熟人的阅读与回贴。但是，《浮沉》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，并在2008年五月出版，成为了2008年的年度畅销书。

《浮沉》第一部完成之后，我又面临着选择，是马上续写这个未完的故事，还是修改《琉璃时代》。从市场的角度说，我应该写《浮沉（2）》，但是从创作的角度说，我选择了《琉璃时代》。因为我相信，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，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面临着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、传统与现代复杂的交融（融），它的大时代中的家国命运，给了当时的人们极大的考验。而我所说的民国，理解的民国，都充满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，与不放弃的人生理想。《琉璃时代》无论是对民国商业的探讨，还是对爱情婚姻的理解，相信都能给读者更多的感受，与大家分享更多的不一样的民国。

从2008年的秋天，到2009年的春节，我改完了《琉璃时代》的第四稿。唯有这一稿，是在前稿的基础上修改的。正月十五的那天晚上，我改完了最后一个字。整整一个春节，我全身心地沉浸在《琉璃时代》的民国里，没有与家人团聚，没有欣赏街道与烟花，但是，我的心中充满了颜色与情感。在此，我要向曾经帮助过《琉璃时代》的人们说一声谢谢。你们有的萍水相逢，却为我这个陌生人的一点小愿望，帮助我收集资料；有的君子之交，虽不知《琉璃时代》何日写完，何时出版，却愿意在四年中，慢慢地为它画出插图；有的仅仅因为听说我要写一部民国小说，就愿意把父辈们的故事与我分享……我想告诉

你们，是你们的言语与行动，支持着我把这个小说写下去，并且能够完成。

谢谢你们，也谢谢读者愿意分享这些文字。更感谢作家出版社对我这样一位青年作者的大力支持。还有一点要向大家说明，之所以称为“琉璃”时代，是因为琉璃既是中国自古有之的，同时它的制作非常困难，不容易成型，而成型后又容易破碎，成品的颜色又十分迷离灿烂。这种带有坚持与理想主义的制作，与成型后的易碎，还有丰富而交织的色彩，与民国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吧。

是以为记。

崔曼莉

第一章

初秋时节，一条船沿江而上，正驶向古都南京。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男人，站在甲板上，似乎在眺望景色，又似乎在听人们谈话。

“洋人就是莫名其妙，把动物放在一起还要展览，叫什么动物园，要是把人放在一起，岂不是要叫人园？”一位老先生愤愤不平地道。周围的人哄笑起来，有人问：“老先生，你不喜欢洋人，也去看南洋劝业会吗？”

“去！”老先生一抖胡须，倔强地道：“我是遵照太后老佛爷的遗命，既然她要办这个会，一定错不了！”

周围人有的点头叫好，有的摇头讪笑。不多时已是傍晚，众人陆续回船舱用饭，年轻男人还站在甲板上，望着逐渐转暗的江面出神。天完全黑了下来，他慢慢地转过身，刚欲迈步，只见寒光一闪，一个男人举刀刺了过来，他侧身一躲，从袖中飞出一柄飞刀，直插男人胸膛，他再顺势一个倒地，又一柄刀从袖中飞出，直射甲板另一侧的暗处。

只听一声惨叫，扑通一声，另一个人也栽倒在地。年轻男人翻身站起，先提起一人，大踏步走到另一侧，再提起另外一个。这两具尸体加起来少说也有两百斤，他就像提着两条轻飘飘的布口袋，几步来到船边，向上一举、向前一掷，两具尸体居然飞出十几米远，在空中划出两条弧线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落入江中，转瞬不见了。

“一百九十五、一百九十六。”年轻人默记了一下。这个数字并不准确，只能勉强统计被他杀死的人。在数到一百人的时候，他曾告诉过方先生，方先生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道：我代表四万万同胞谢谢你。

方先生的话总是接近于真理，在真理面前，他从不怀疑。但是他不喜欢杀人，杀人让他不舒服。此次自离开广东，“尾巴”就层出不穷，不知道消息怎

么走漏了。他们大概以为他是去上海筹办起义资金。其实他只是去南京，执行方先生的私人任务。

他在黑暗中默默伫立，直到一轮明月升上天空，他才转身回到船舱。船又行了一夜一天，方到南京港。此时正是清晨，年轻人怕仍有人跟踪，便打定主意去劝业会逛一逛。一来消磨白天时光，二来看看这个劝业会，到底有什么神奇。他随着众人出了港，来到市内火车站。车站铺着青瓷砖片，两边放着一排排木椅，人来客往、调制有度。年轻人暗暗称奇，早就听说原两江总督张之洞，把江南一带建设颇佳，一个小小的车站，也修整得这般精致。他略等了一会儿，上了小火车。火车内也是干干净净，有人卖票有人查票，次序井然。年轻人打量着窗外的景色，只见两边的马路极为宽阔，铺着一层细细的煤渣。路上的马车、人力车、行人来来往往，一派宁静。

年轻人虽走南闯北，又随方先生在日本住过半年，但还是第一次来到江南。他十分喜欢这里的气氛，不禁大为可惜，凤仪若一直生活在此有多好，也省得离乡背井，前往上海邵先生家中寄居。

他正思量间，火车停了，有报站的喊：“丁家桥、劝业会到了啊！”众人哄哄下了车，年轻人跟在后面，走出小站台，朝北行不多远，只见一座牌楼闪闪发亮。有识字的念了出来：“南洋劝业会！”又有人连声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做的？”有人答：“这是灯泡！”话音未落，有人喊道：“娘的，比女人屁股还圆！”众人一阵哄笑，不少女客纷纷低下头。有人觉得不雅，骂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简直是有辱斯文！”

众人吵着嚷着、推着揉着，刚进大门，便走不动了。只见一条水柱从人群后冲天而起，每冲起一下，众人呐喊一声。有人急问：“这是啥？”有人道：“这叫喷泉！是西洋玩意！”众人迭声称奇。年轻人挤在当中，走走停停，约小半个时辰，才进了劝业会会场。他放眼望去，不禁暗暗稀奇，难怪这么多人慕名而来，莫说全中国，就连日本，也没有这么气派的地方。

他看着路边的指示牌，上写着法国馆、英国馆，大清国境内的，又有天津玻璃馆、安徽四宝馆、云南草药馆等。年轻人虽无多少文化，但对中草药倒颇有研究。他径直寻到草药馆，逛了两个多时辰，直到肚子饥饿，这才走出展馆。

此时已是中午，只见街道两旁有各色的旅店、饭店，还有洋人的动物园、游艺场、照相馆等。年轻人选了家包子店，吃罢江南汤包，闲闲地坐了一会儿，见四下无人跟踪，这才确定尾巴都干净了。他懒懒地出了饭店，随路前行，忽

见前方一座展馆，有两层楼高，屋顶角檐之上，相间铺着透明玻璃，在阳光下刺人眼球。他眯眼一看，原来是天津玻璃馆，不由大为好奇，这玻璃何时成了中华物产？

年轻人走进展馆，见各色玻璃制品一一陈列着，有平板玻璃、花纹玻璃，还有灯罩、器皿等等。一眼望去琳琅满目，加上玻璃本身的特点，整个馆中清透明亮，令人神爽。

他走着走着，忽见一个小男孩，正呆呆地望着了一块玻璃出神。他身穿黑色马褂，头戴一顶瓜皮小帽，五官清秀，双目灵动，看着碗的样子，似乎是想伸手去摸，又唯恐闯祸，便这么忍着。

年轻人见他的神情煞是可爱，不禁多看了几眼，江南人真是水灵，一个男孩也生得这般漂亮。

他出得展馆，又乱逛了一气。傍晚时分，来到一个小站台前，一个男人拿着喇叭正在喊票：“快来啊，快来啊，八百里劝业会场火车巡游，一个铜钱一张票啊！”年轻人觉得有趣，便买了张票，他刚欲上车，转头又看到了那个小男孩。他双手反背，眉头微蹙，正打量着这列花花绿绿的火车。年轻人不禁走上前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在看车？”

小男孩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年轻人忽地童心大起：“你想坐车？”

小男孩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

“我带你坐，好不好？”

小男孩看了他一眼，退后了一步。年轻人见他小小年纪，却防范森严，不由乐道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，你家大人呢？”

小男孩又往后退了一步。年轻人上前一步，刚想说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。小男孩却掉头快跑起来，年轻人喊道：“你慢慢跑。”小男孩听了这话，回过头，扮了个鬼脸，转过弯便不见了。年轻人哑然失笑，转身上了火车。这一趟车跑下来，足足开了大半个时辰，他这才知道劝业会有多大。等他下得火车，已是天色黄昏，展区里还是人头攒动、好不热闹。只得轰的一声，年轻人只觉四下一片光彩，到处是璀璨的灯光。劝业会场中，有不少人从未见过电灯，见这东西如此华贵明亮，堪与星辰媲美，不觉叩头作揖，口中直念神佛；也有识得电灯的，觉得会场之中与平日所见不同，不免高声叫好。年轻人站在当间，突然感到一种骄傲油然而生：我中华古国虽然落后，却仍是博大多彩。他一面

耐住心中的激动，一面快步寻了辆人力车，直奔出劝业会场，朝城南而去。

汪宅是方先生岳父汪静生的宅院。汪家虽没落了，但宅院还是上好的府第，加上汪静生生性清雅，将一座宅子打理得十分整洁，在城南一带颇为有名。

年轻人按图索骥，很快找到了汪宅。他打发了车夫，四下又观望一会，方上前轻轻叩了几下门。

“谁？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

“你是陈伯吧？”年轻人轻声道，“是方先生叫我来的，我叫杨练。”

门呀的一声开了。陈伯又是惊喜又是慌张，悄声道：“杨先生，家里有外客，您悄悄跟我去厢房，老爷和小姐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杨练点点头，闪身进了门。二人沿着墙角走了没几步，忽听大厅里有人高声喝问：“他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！”

“回侄少爷，”陈伯高声道，“他是老爷的老朋友，找老爷有点小事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男人抢出了客厅。杨练忙低下头，一顶礼帽把脸遮得严严实实。那人快步来到杨练面前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低着头？”

陈伯大惊失色：“侄少爷，他真的是老爷的朋友。”

“什么朋友，”男人冷笑一声，“我看他是方谦派来的乱党，是来祸害我们汪家的！”话音未落，他猛地一抬手，把杨练的礼帽打落了。礼帽上系着的假长辫也一起滚翻在地。男人见杨练一头短发，大喜过望，喝道：“果真是个乱党！”杨练听他如此叫喊，一伸手握住了他的胳膊。

男人只听“扑”的一声，不知道胳膊是断了还是未断，只觉大痛之下无法形容，一层冷汗忽地涌了出来。“啊！”他惨叫一声。一个女人和一个少年忙从厅中抢出来，扑上前扯住杨练。但不管二人如何用力，杨练的手就像长在了男人身上，怎么扯也扯不开。男人吃痛不过，又不敢再骂杨练，只得痛骂自己妻儿：“蠢货！一对蠢货！”杨练心中厌恶，不觉又加了两分力气，男人再也忍不住，嘶声大叫道：“叔叔救我！叔叔救我！”

杨练循声望去，见一个老人站在门厅暗处。他身穿长衫，容貌清隽，身后站着一个女仆和一个黑衣男孩。杨练自幼习武，眼力异于常人，一眼看出那小男孩正是白天在劝业会上见过的。难道，“他”就是方先生的女儿？！杨练松开手，男人闷哼一声，踉踉跄跄退出去几步，方才站住。

老人慢慢地走上前，也不理杨练，冲着一家三人正色道：“你们来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，”男人的老婆赔笑道，“道德要上新学堂了，我们带他来向您请安。”

老人看了少年一眼。少年低头不语，似乎很尴尬。老人道：“上新学堂是好事，你要好好读书。”少年点了点头。老人道：“我这儿还有客，你们先回吧。”男人也不答话，抬脚便走，女人忙拉着少年跟上。三个人刚迈出门槛，陈伯便关上大门，落了大锁。

老人这才打量着杨练：“请问你是？”

不待杨练回答，陈伯笑道：“老爷，他是杨练杨大侠啊。”

老人哦了一声，微微一笑，指了指客厅：“杨先生，请。”

杨练听他称自己为“先生”，忙躬身道：“汪老先生，您叫我杨练吧。”

汪静生知他和女婿方谦既有同志之谊，又有师生名分。当下也不推让，点了点头。二人分宾主落座，汪静生道：“上个月接到谦儿家信，说你亲来南京送凤仪去上海，我这才放下心。过两天是中秋佳节，你们节后再启程，如何？”

杨练点头称是。汪静生见他举止文静，身材瘦小，不像习武之人，但目光炯炯有神，别有一番冷淡。不禁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。”

“老朽有个请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汪静生开门见山地道，“凤仪自幼丧母，父亲又长年在外，眼下小小年纪就要离家远行，也没个兄弟姐妹彼此关照，你是谦儿的学生，又比她年长，我有意让你们结为异姓兄妹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杨练一怔：“汪老先生，杨练是一介武夫，这……”

“生逢乱世，武力有时候比文化有用得多，”汪静生长叹一声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！她又是女孩，上海无亲无故，只托谦儿的面子寄住在别人家中，我年纪渐老，又在南京，万一有事，也是鞭长莫及。她有个像你这样的哥哥，他日我在九泉之下，也能放心了。”

杨练见他话中有不祥之意，忙道：“老先生请放心，我会尽力保护小姐的。”

“这么说你答应了？”

杨练点点头。汪静生闻言大喜，对凤仪道：“你还不拜见兄长。”

凤仪早换了女装，站在旁边听他们说话。杨练见她一身粉绿色秋衫秋裤，外罩一件墨绿色马甲，一排一字刘海遮在额前，一条长辫紧绑脑后，面貌秀美，姿容可爱，不觉面上一红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刚进汪宅不过一会，便与凤仪结为

兄妹。凤仪轻轻上前，对杨练福了一礼，叫了声：“哥哥。”

杨练忙起身还礼。陈妈又拿出两个蒲团，放在汪静生面前，二人共同拜见汪静生。一通忙乱后，这才重新落座。杨练想起白天与凤仪相遇的事情，道：“汪老先生……”话音未落便被凤仪打断了：“是外公。”众人都笑了起来，杨练也乐了。他想起白天在小火车站二人相遇的情景，觉得这小姑娘此时模样端庄，其实很是淘气。众人聊了一会儿，杨练惦记着刚才那个男人，担心他去官府生事，因问道：“刚才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他是我的亲侄子，姓汪名永福，”汪静生无奈地道，“我没有子嗣，女儿生下凤仪不久就病死了。他一直想把儿子过继给我，将来好继承汪宅。我一来担心凤仪年幼，二来，我也想观察观察那孩子人品如何。”汪静生叹道：“结果，他以为我不想把汪宅给他，几次三番到族中吵闹，说我没有给凤仪缠足，有伤风化，又拿谦儿说事，说我结交乱党。要不是他如此，谦儿也不会把凤仪送到上海去。”

杨练听了这话，不禁大为后悔。他早听方谦提过此人，若刚才知道就是他，一定捏碎他的胳膊。汪静生哪知他暗中动怒，见他脸色不好，以为他担心报官的事，便道：“他虽然恨我，但是报官也不至于，毕竟我是他的亲叔叔，凤仪也算他的亲戚！”

“我没有这样的亲戚。”凤仪听汪静生这么说，忽然脸色一冷，恨道。

“不许这么说，”汪静生沉下脸，“女孩儿家最是尊贵，行事说话务必温柔大方。子曰非礼勿言、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动。你以后不可轻言轻动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是！”凤仪低下头，应了一句。汪静生对杨练道：“她从小在我身边，难免骄纵，日后去到上海，只怕要给邵先生添乱了。”

“您放心，”杨练忙道，“邵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。他为人很仗义，在上海的生意做得也大。凤仪去了肯定会过得好。”

“听说这位邵先生在上海开了家缫丝厂，叫？”

“元泰。”

“哦，”汪静生点点头，“他除了开丝厂，还做些什么事呢？”

“他还是湖南和广东同乡会的副会长。”

“他不是湖南人吗，”汪静生诧异道，“怎做了广东会的会长？”

“听说他父亲是湖南人，母亲是广东人，所以做了两会副会长。”

“哦，”汪静生点点头，“他在上海还有什么亲人吗？”

“听说有个姨妈在上海，姨父是个退休的文官。”

汪静生面容一喜：“哦，也是书香之家，他有没有娶妻呢？”

“都传他和姨妈家的表妹有亲事，可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成亲，我也不晓得。”
杨练道，“不过邵先生说，要是凤仪去了，他会请他的表妹照看她。”

“请问这位表小姐贵姓？”

“姓刘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，”汪静生对凤仪道，“你到了上海，要尊敬邵先生，更要尊敬这位刘小姐，不可随意造次。”

凤仪对去上海读书这件事，本是有些盼望的。此时听汪静生与杨练说到邵元任，还有他的表妹，感觉非常陌生，她想着自己幼年丧母，父亲终日不在身边，唯有外公和她相依为命，不禁又忧伤又忐忑，对汪静生道：“外公，你陪我去吧！”

“真是孩子话，”汪静生笑道，“邵先生答应照顾你，已是天大的人情了，我怎能再去麻烦人家。”

凤仪黯然不语。汪静生道：“南京上海，不过几个时辰的火车，你要想外公可以回来，外公也可以去上海看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凤仪高兴地道，“你真来看我？”

“当然，”汪静生笑道，“外公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上海，那时候它还是个小地方，听说现在很是繁华。等你到了上海，外公就寻觅机会去看你，顺便也看看新上海。”

汪静生怕凤仪不愿离家，便忍下心中难过，细细叙述上海洋学堂如何之好，可以了解西方的文化，学风开明，女子不必缠足^[2]，可以与众多大家闺秀为伍，交到许多好朋友。凤仪这才重又开心起来。她毕竟只有十岁，眨眼想到所有的好，便忘记了所有的不好。汪静生见夜已深，忙安排杨练休息，又命陈妈带凤仪回房安歇。他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，加上今日杨练来访，凤仪又远行在即，翻来覆去无心安眠，直到天色微明，才勉强合了一下眼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杨练在院中习武，被凤仪瞧见了。她缠着杨练要学，杨练被逼不过，去问汪静生，汪静生微微一笑道：“学学也好，可以强身健体嘛。”

杨练便教她压腿、扎马步等一些基本功，为了哄她高兴，再教她一两招擒拿手段。可惜凤仪筋骨并不强健，不是练武的材料。不过她学起另外的东西来

却十分惊人，像什么“青莲心”指茶叶、“收玉子”指饮酒、“咬云”指吸鸦片、“八面子”指风、“震天子”指雷、“阴马子”指女人、“翻天子”指印信等洪门隐语，她几乎过耳不忘。而摆茶碗、摆石头等手语暗号也是一学就会。杨练一来觉得她喜爱这些非常有趣，二来想到她日后要在上海独处，多学点也未必有害，便将江湖上的林林总总悉数说给她听。两个人整天呆在一处，相处的日子虽短，却十分投缘，像亲兄妹一般。

中秋节那天，陈妈做了很多菜。月饼、砀山梨、盐水鸭都早早买了回来。凤仪放假一天，不用温书习字。她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陈妈，一会儿到院子里看看杨练和陈伯（两个人正在翻修花坛），荡来荡去、好不快活。合家上下，唯有汪静生郁郁寡欢。他回想自己一生，国事动荡、妻女早亡，唯一的欢乐便是外孙女儿，现在她也要离开自己，不免感时伤怀，止不住地心痛。直到晚饭时分，他才收拾起心情，强言欢笑地陪杨练饮酒。杨练自幼父母双亡，十四岁跟着方谦，东奔西跑，少尝家庭温暖，此次在汪宅一住数日，又赶上过节，一边是可爱的小妹，一边是文雅的长者，实在令他温馨快慰。他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尽显湖南人本色。汪静生虽有酒量，怎奈心绪不宁，不一会儿便醉了。

他听见有人敲门，谁会在中秋节来访呢？他摇摇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但是陈伯站起来，朝门厅走去，不一会儿，陈伯便满面惊恐地退进了客厅。两个端着枪的衙役紧紧跟在他的后面，而衙役身后，是大摇大摆的汪永福。

汪静生勃然大怒：“你干什么？！”

“捉拿叛党！”汪永福毫不相让，喝道。

“谁是叛党？”汪静生气得浑身发颤，问。

“喏，”汪永福一指杨练，“辫子都剪了，不是叛党是什么？”

杨练瞥了一眼凤仪，见小姑娘一手举着没有吃完的月饼，一手紧握着筷子，愤怒地盯着汪永福。“凤仪，”杨练放低了声音，“哥哥要和他们走一趟，你记得要来看我。”见凤仪没有完全明白，他又问：“你还记得怎么来看我吗？”

凤仪恍然大悟，欣喜地点点头。杨练朝她温柔地一笑，将手伸向离得最近的衙役：“差官大哥，麻烦了。”

衙役没有想到他会束手就擒，大喜过望。他放下枪去掏枷锁，汪永福领教过厉害，喝道：“小心！”话音未落，杨练一拳将拿锁的衙役打倒在地，另一个衙役举枪要射，也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。汪永福转身就逃，只觉得眼前黑影一闪，便有东西击中了他的鼻梁。他惨叫一声，砰！枪也响了，火药味四下飞溅。

凤仪被陈妈一把搂进怀里，等她挣脱开来，杨练已经不见了。汪永福蹲在地上，用手捂着脸。凤仪见他的鼻梁从中间折成一个直角，一直歪到了左边脸颊上，不禁尖叫了一声。

汪永福觉得血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流，似乎倒也不痛。他又恨又怒，指着汪静生，嗡嗡喝道：“汪静生也是乱党！把他抓起来！抓起来！”

两个衙役互望一眼，心道不管上面收了多少好处，他们犯不着得罪人。何况跑了的那个，显然不是什么善良之辈。两个人彼此点点头，其中一个嬉笑道：“这个上面没说啊。”

“我不管！”汪永福吼道，“他就是乱党！就是乱党！”

“汪永福！”汪静生突然大喝一声。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亲侄子面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！”

汪永福见汪静生一张脸灰中泛青，眼珠暴出，眼白涨得血红，嘴唇也红得发紫，不由惊骇万分，不敢言语了。两个衙役扶着他一阵风地去了。陈伯忙关上门，打来井水，和陈妈清洗地上的血迹和铁屑。汪静生看着满屋狼藉，突然晃了一晃。他觉得月亮一下子扑进他的眼里，白得到处都是。在模糊的光线中，他看见了凤仪。他朝她笑了一下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“外公！”凤仪抓着他，嘶声尖叫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当天夜里，大夫宣布了汪静生的死亡。得信的汪氏族人纷纷赶到汪宅，他们一面准备丧事，一面清点遗产。由于汪静生没有过继子嗣，也没有留下遗嘱，他的财产只能由族里平分了。

凤仪被套上一身孝服，然后跪在灵堂前，一边烧纸一边磕头还礼。和她同跪的，还有族中选出的孝子贤孙。凤仪不时地转过身，看着“躺”在奠帐后的汪静生。他的脸上盖着一张黄草纸。也许纸太轻了，凤仪总觉得有风在掀动纸的一角。她很想那风把纸掀开，她可以再看看外公的脸。可是不管她回了多少次头，她就是看不到。

灵堂中烛火跳动、香烟袅袅，吊唁的人川流不息。他们先在厅中哭嚎泣诉，接着爬起来，和熟人聊天絮话，讨论家长里短。这简直比春节还要热闹了！凤仪怀疑自己在做梦，被鬼魔住了。她用力掐着大腿，希望能醒过来。就在这时，汪永福领着儿子老婆走进了灵堂，他的脸从中间裹了一层白布，上下露出眼睛和嘴。他们还敢来？！这简直有点天打雷劈的味道，凤仪觉得血一阵一阵朝上涌，冲得脑壳阵阵狂晕。她迅速扫视着整个灵堂，在丧服边发现了一把剪刀。

她突地跳将起来，扑过去抓住剪刀，对着汪永福便是一下。汪永福吓得倒退一步，跌倒在地。凤仪一个踉跄，转过身又要动手，被众人夺的夺按的按，拖进了后面厢房。

“我的小姐，”陈妈哭道，“他是你外公最亲的侄子，还要指望他披麻戴孝、捧棺撒土呢，你伤了他可怎好？”

“我不是外孙女儿吗？”凤仪吼道，“谁要他来装好人！”

“那不一样，”陈妈捂住她的嘴，“你就消停些吧，你是个外姓人！”

凤仪不能理解地看着陈妈。陈妈长叹一声：“你爹姓方，你也姓方，你外公姓汪，他们一家人也姓汪。你外公疼你，把你养在身边，可论理你们是两家人。咱不说别的，汪氏族谱上就没有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只能写在方家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凤仪愤怒地叫道，“我不许你胡说！”

陈妈按住她：“好小姐，你别发火了，你外公一死，他们就要分了这座宅子，我和你陈伯也住不下去了。你赶紧想办法找到杨先生，投奔你爹爹去。要不然，还不知道怎样呢……”陈妈落下泪来：“可怜你小小年纪，可怎么好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凤仪一下子心冷了。汪氏族人素不喜欢她，现在外公不在了，谁还能保护她？她想起哥哥，想起父亲在信中说的，要送她去上海读书。她抓住陈妈：“我知道哥哥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！”

“不行，”陈妈压低了声音，“好歹也等你外公入了土，也不枉他养了你一场。”

凤仪不做声了，陈妈见她安静下来，便安抚她休息。凤仪想起杨练临走之前说的话，哥哥一定在湖南会馆^[3]等她。她打定主意，等外公下葬后就离家出走，去寻找杨练。

大闹灵堂之后，凤仪就被关进了自己的屋里，陈妈也不让相见，换了其他女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每天只有三顿饭，顿顿都是红豆糯米，凤仪也不管，给什么就吃什么。

第四天下午，几个女人把一张靠背椅抬进房间。她觉得它和普通椅子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多了个把手。但她们很快把她固定在凳子上，脱了她的鞋，抚弄她的脚。她一下明白过来，险些晕过去，缠足这件事，她常听汪静生谈起，方谦也在信中大加批判。既然他们都认为这件事不好，她自然认为这是无比混账的。

她开始痛骂。因她从小女扮男装，跟汪静生出入各种场合，所以会的词语